

著斯發爾霍
譯文烈黎

第三帝國之士兵



XLVI

第三帝國之士兵

ODON DE HORVATH

黎烈文譯

文化生活叢刊

第四十六種

「第三帝國的兵士」新版序

民國二十九年，當我在福建主持改進出版社的時候，鑑於抗戰後方缺少一個比較像樣的純文藝刊物，我們曾不顧當時人力物力的困難，出版了「現代文藝」月刊。創刊時的編者王西彥兄，是文藝界最熱忱最努力的朋友之一，儘管當時我的時間幾乎全被瑣屑的雜務佔去了，他却仍有辦法勸誘我給「現代文藝」翻譯一個連載的長篇小說。那時我所有的西文書都丟棄在上海，手邊僅祇有着幾冊剛由法國輾轉寄來的雜誌和新出版的小說，我便在那裏面選出了「第三帝國的兵士」。

「第三帝國的兵士」(Soldat du Reich)是一位流寓在巴黎的匈牙利的青年作家霍爾發斯(Odon de Horvath)所作。關於作者的家世、經歷等等，我都不很清楚；我祇知道他的死有點出人意外：一九三八年一個暴風雨的日子，他在巴黎最華美的街道

香醉麗醉大街 (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 走過，給一株被風吹斷的乾枯的行道樹所壓斃。

霍爾發斯也許有過相當豐富的寫作經驗，也許只是一位執筆不久的新進作家，這些也都無法知道；我僅祇看到他的兩部法譯本小說，一部是「沒有上帝的少年時代」(Jeunesse sans Dieu) 另一部即是「第三帝國的兵士」。單拿這兩部小說來說，寫法的新穎、經濟、觀察的銳敏、正確，都不愧爲現代最好的小說。而兩者之中，我特別喜愛後者。作者在「第三帝國的兵士」一書中，藉着一個德國兵士的自述，使我們看到在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青年怎樣受騙，怎樣覺悟，以至怎樣無可挽救地歸於毀滅的過程。當作者寫作這部小說時，希特勒正在歐陸耀武揚威，不可一世，而這位匈牙利的青年却讓我們從一個納粹兵士的命運，窺見到希特勒之徒的全體的命運，這無異預示着希特勒的最後必敗，不，毋寧說是預示着一切反動勢力的最後必敗。而曾幾何時，歷史演變的結果，恰如作者所料，多少德國青年成了「第三帝國的兵士」那樣可悲的「時代的產物」。

並得到那同樣可悲的歸宿。從這點看來，「第三帝國的兵士」一書可以說是現代史的最生動且最忠實的一頁。

但作者的成功並不單是由於有着正確的政治觀點，更重要的是他有着卓越的藝術手腕，就因為這，他沒有使他的作品流為一部空洞乏味的宣傳品，却成就了一部有生命的文藝創作。「第三帝國的兵士」一書從頭到尾用着第一人稱的自述體，但同時也用着最客觀的現實主義的寫法，作者對於書中主人公及其關聯的人物，始終有着透澈的理解，精確的分析，忠實的表現。在許多地方，他採用電影藝術裏面躍進、凸現、暗示一類最新的技巧。他克服了主觀的體裁和客觀的寫法間的一些不易避免的矛盾，他創造了一種特別活潑有力的風格。那看似散漫而其實却是異常緻密的結構，對於他的新鮮風格的形成也大有幫助。總之，由於作者手法的靈活，他不但沒有落入第一人稱自述體那種慣有的平鋪直敘的窠臼，反而使人覺得只有採用這種自述體才更加親切有味，更加容易把握並表現作品的主题。因此，從小說寫作技術方面說，「第三帝國的兵士」有許多

地方值得一個細心讀者的研究和學習。

我這譯本在「現代文藝」月刊連載完畢後，曾編入改進出版社出版的「現代文藝叢刊」印作單行本，當希特勒戰敗自殺之前，已經再版過兩次，在抗戰後方各地頗得過一些好評。有一位文藝界的朋友曾經對我說：在他所看到的許多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有關的外國文藝作品中，他認為「第三帝國的兵士」和「月落」可以算得傑出之作，而前者的藝術價值還在「月落」之上。可是聯合國勝利後，隨着我的離開福建以及改進出版社的停辦，早已銷完了的「第三帝國的兵士」一直沒有再印。現在整個世界又被第三次大戰的愁雲慘霧籠罩住了，希特勒可以說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而人類真也是一種愚蠢善忘的動物，一次災難還沒有完全過去，又在蘊釀着另一次更大的災難。我們不知世間多少有用的青年又要像「第三帝國的兵士」一樣受騙，覺悟，而終至無可挽救地歸於毀滅！霍爾發斯在「第三帝國的兵士」一書中，既不單給當時的德國青年們，也給後代其他各國的青年們指出了侵略者的可怕的覆轍，戰爭的

可憎的結果，那麼，當全世界人心惶擾不安的今日，將這書再度印出，應該不是沒有新的意義的事。

黎烈文

卅七年十一月於台北

目錄

「第三帝國的兵士」新版序

一切事情的根源

魔宮

營長

乞丐

在吊死者的家裏

狗

一

二三

四四

五三

六九

九七

浪子回頭·····	一〇三
會想的畜牲·····	一二三
在小人國·····	一三五
安娜·兵士的未婚妻·····	一四九
雪菩薩·····	一八九

一切事情的根源

我是兵士。

並且我心甘情願地做個兵士。

當朝霜凝於草際，當夜霧起自林端，當鐮刀在麥浪中發着閃光的時候，不論是落雨、下雪或是天晴，不論是白天或是夜晚——我絕沒有厭倦過在行伍中的快樂的生活。

突然，我的生命重又有了一種意義！我早就對於我的少年的命運絕望了。在一個所有的視線都被阻斷，而前途已經絕滅的世界，人們還能有什麼企圖呢？我早就把我的前途埋葬了。

可是我現在又找到了我的前途——那從死亡中復活的前途，而我再不會放走它了。

僅祇在六個月前，當舉行徵兵考核時，我看到我的前途重又出現了。它立在軍醫官旁邊。當軍醫官說：『他可以當兵！』我的前途便在我的肩上拍了一下。我現在還覺到那一拍呢。

而三個月後，一顆星便出現在我的衣領上，一顆銀的星。因為我打靶的成績最好。我是我這一隊裏的最好的射擊者。人家委了我做一等兵，而這也算不錯啦。

尤其是在我的年齡。因為我差不多是那一隊裏面年齡最小的。可是這祇是一種外表。實際，我却比他們老多了，尤其是從精神方面說。而失業是使我變得老了的唯一的原

因。
當我剛剛離開學校，我便成了失業者。因為我喜歡那些印刷新聞紙的大機器，印刷
早刊、午刊、晚刊等的大機器，我曾想成為印刷工人。

可是一點辦法也沒有。白費氣力！不要說市中心的印刷廠，我連想進一個市外的印刷廠去當學徒都沒成功！

那些大機器說：『我們已經有着太多的超過我們的需要的人了。你使得我們好笑啦。你給我除去這念頭吧！』

於是我把它們從我的思想裏，從我的心裏逐走。因爲任何人都有他的自尊心呀。連一隻失業的狗也有牠的自尊心呀。

滾吧！可惡的輪盤，壓榨機，活塞，傳送板啊！滾你們的蛋吧！

於是我便祇好靠着救濟過活，起初是公共的救濟，隨後是私人的救濟。

我立在一個長長的行列中間，立在一個修道院門口，我在等着一盆麵包湯。

在禮拜堂的屋頂上聳立着六個石像。六個聖者的石像。五個男子和一個女人。

我吞着我的麵包湯。天在下雪，而雪使得那些彫像戴上了高高的白色的帽子。我沒

有帽子。而我在等着雪融。

日子長起來了，風暖和起來了。我始終吞着我的麵包湯。有一天，最早的綠色的萌芽又出現了。

現在樹木已經開花，而女人們都變得透明起來了。

我呢，我也變得透明起來了。

因為我的衣裳成了破片，而我的袴子也好不了多少。

在街上，那些過路人已經開始迴避我了。

許多念頭在我的腦中絞作一團。

這些念頭跟着每一調羹麵包湯而變得使人更加作嘔了。

突然我停住不吃。我把盆子放在地上。盆子裏面還剩着半盆麵包湯，儘管我的胃在對我抗議，可是我也吃不下去了。

我再也吃不下去了！那六個最幸福的人，在屋頂上瞧着蔚藍的天空。

不，我再也不能吞吃我的麵包湯了！每天是那同樣的薄湯！現在我祇要看到它，看到

這乞丐吃的湯水，我的心就作嘔了！

丟了它吧，你的麵包湯丟了它吧！丟到溝裏去……那些聖者在屋頂上對我投來責備的眼光。

你們爲什麼帶着這副蠢相從那上面瞧着我呢？你們最好是跑下來幫幫我啦。

我需要一件新的衣裳，一條沒有洞的袴子……另一種湯，改變一下吧，各位太太和先生，改變一下吧！

與其乞食，我寧願偷盜。

而在那些排隊等着麵包湯的人們裏面，還有許多旁的人也和我一樣想，老的和小的……而這決不是那裏面最壞的人呢。

對啦，我們偷了很多回數。最常偷的是頂頂要緊的食物。但也偷些煙草和紙烟，啤酒和葡萄酒。

我們施行手術的地方，大都是在市外，是在冬季快要到來，當那些快活的居民飽饑

他們的廚房裏去烤火的時候。

我有兩次差點兒被人抓住了；一次是在一間浴室附近。可是我居然能夠逃掉而沒有給人看出。還有一次是在冰凍的地上，只差一點點。假使那警察抓着我，我的身份證明書現在就不會這樣純潔了。可是冰救了我。那人的脚一滑，全身倒在地上。

於是我的身份證明書仍舊像百合花一樣的白。

過去不會在那上面投上任何暗影。

並且，我確是一個規規矩矩的人。不過在那六個淒慘的年頭，絕望使得我動搖起來，正如蘆葦被風吹着一樣。我覺得自己在那斜坡上愈溜愈快，並且更加失了勇氣。我甚至已經成了一個脾氣很壞的人。

可是我現在重又找到了快樂。因為我現在知道了自己在社會上的地位。

現在，我再不害怕明天沒有東西吃了。並且我的皮靴如果破了，人家會給它們換上新的鞋底；我的衣裳如果舊了，我會領到新的；而當冬天到來的時候，人家會給我們外套。

一些非常暖和的大外套。我已經看到過它們。

我再不需要冰來救我。現在我在一片很堅固的地上走着。

總之，一切都上了軌道。

永別了，那些日常的掛慮啊！

現在，你總有一兩個人在你的身邊。

在你的右邊和左邊。白天和夜晚。

『排隊！』人家吩咐我們。

而我們便排起隊來。

在營房裏的操坪中。

而那些營房都大得像一個城市，大得使人不能將它們一下收入眼中。我們是步兵機關鎗隊的一部分，我們的武器有輕機關鎗和重機關鎗。我們最近已經機械化了，但祇是一部分。我屬於非機械化部隊。

營長在我們面前走過，我們的兩眼跟隨着他，直到他走到我們第三個夥伴的地方，我們才轉過頭來重又看着前面。大家立得筆直而且一動也不動！這是人家教給我們的站法。

軍隊非有秩序不可！我們喜歡紀律。經過沒有工作的不安定的少年時代以後，紀律對於我們像是一個天堂。

我們也喜歡我們的營長。

這是一個恰好和他的地位相稱的人，嚴厲而又公正，一個理想的父親。

每天，他這樣慢慢地，在我們面前走過，他看一切是不是都有秩序。他不單看我們的鈕扣有沒有擦亮。他的眼光一直穿過我們的裝備，看到我們的靈魂。這事是我們大家都感覺到的。

他很少露出笑容，而任何人沒有看見他出聲笑過。有時候，我們幾乎可憐他起來，可是任何人都不能哄騙他。我們很想像他一樣。大家，我們所有的人都想像他一樣。